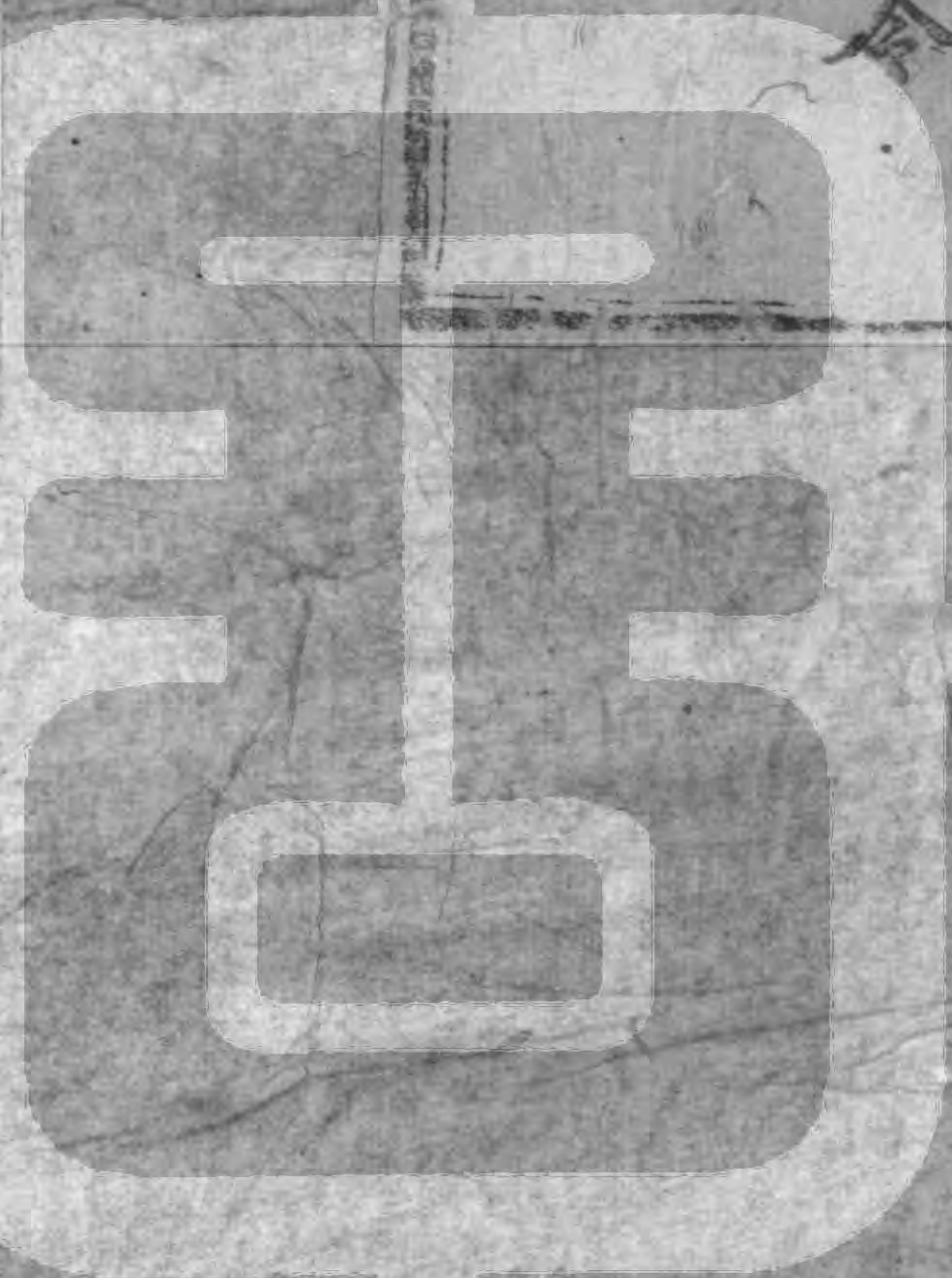


6244
:94

法令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十三
之二百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三

法令

宋徽宗時。御史中丞朱諤上奏曰。陛下手詔屢下。聞但願治。然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梏置不行。使惠者善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寃訴。自婦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新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辜。父子相係而為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是之久。空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為如何哉。將於哲廟表泣為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銜寃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

李綱上奏曰。臣恭惟宋受天命。藝祖創業。其得天下也。以仁得之。列
聖守成。其守天下也。以仁守之。重熙累洽。百有五十餘載。承平之久。
跨漢軼唐。雖堯舜三代之隆。無以過也。陛下光紹丕圖。祇遵堯舜。宵
衣旰食。勵精為治。立政造事。所以利安元元者。無所不至。而一以仁
慈為之本。可謂深得祖宗創業守成之道矣。爰自臨御以來。屢下寬
恤之詔。宸翰昭回。至誠惻怛之意。見於辭者。足以鼓天下之動。是以
薄海內外。蒙被惠澤。天覆地載。海涵春育。無一物不得其兩。瑞氣嘉
季。薰為太平。以仁致治。其效如此。臣愚竊謂詔令之所布。寔賴官吏
悉意推行。不為文具。則實惠之及民者。猶久而彌廣。然詔令之頒降。
有先後。而官吏之去來。為不常。雖惠意志慮。具在方冊。後來者往往
未嘗深究。而周知之。朝廷之上。所當以時舉而行之者也。陛下通者
幸。以紹述熙豐政事。頒於朝堂矣。願詔有司。檢會哀集前後所降御

筆寬恤手詔事。如勸農桑。恤刑獄。或播擲賑貧之。恤鰥寡孤獨之
類。通行於天下。而非一時指揮者。附於紹述熙豐政事之後。以時頒
之。申命以告四方。庶幾內外官吏。深惟惠意志慮之所在。竭力遵奉。
罔敢怠廢。以副陛下以慈為寶。仁民愛物之意。天下幸甚。

李復論謹權量。劄子曰。臣聞王者齊天下之不一。必以法。而律度量
衡。乃其法也。先王廋守所至。必參考焉。防其敗法異政。殊俗所自而
起。故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古者幅帛不中度。不鬻
於市。斛龠不中量。不列於市。破律改作。皆有誅。其法嚴而不敢少弛。
所以無有不一。而天下平治也。臣竊知今南方之權衡。比地之斛量。
比之中州。十增二三。雖中州民間。亦多用私造倉庫。增損官器。出納
作弊。諸處客商所賣物帛。來陝西。紗絹絳者。不及三四兩。長不及二
丈八尺。闊不及一尺五寸。其他物帛。盡類此。又多濫以粉藥。毒以藥

周愚弱。以取高價。而與官吏交結。中賣入官。將充衣賜於春。秋。冬。軍兵不肯請領。屢曾起事。專吏售之。換易官物。亦累敗露。其弊極矣。陝西近年尤甚。雖而不治。極於人情不便。恭惟陛下智高神勇。而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奸弊偽濫。不滂盡合屏絕。今乞下有司。立法。嚴禁。色物帛各立定長闊輕重。粉藥偽濫。皆嚴立法禁。許為答賞。其舊法短狹織具。並令細官毀除。見在不中度幅帛。並令送官。量支其價。官收以備賞給。如有違犯。物皆沒官。使守陛下之法。以絕天下之弊。復又論刑法。劄子曰。臣聞上有道揆。下有法守。道揆在古。朝廷之事也。法守在下。有司州縣之事也。今之更改條法令式。道揆法守。其在是矣。夫條法所立。刑賞何為而然哉。蓋本之於禮義也。禮義之當否。豈在下之可專。朝廷揆之而已。朝廷揆之。然後著之為法。頒之天下。遵而行之。敢有違者。乃犯禮畔義。而必有罪也。所謂禮義。豈常人所能知哉。必博通古今。深於經術。識其理之所歸。乃可與議。臣竊見備勅局前後所差官。多以明法入仕。或曾試斷案。或曾任刑法賊事之人。此等只是曾學舊條典諸處法吏無異。安知禮義予奪。若任而備立條法。頒而行之。即便是勅。豈足施行。臣欲乞應有更改。及有創立。並遞事上朝廷。具聲說。所以立法之意。朝廷揆其當否。使中於理。然後俾條而備之。可以成忠厚之政。而流愷悌之風。不勝幸甚。

左司諫江公望乞依赦文。放免欠負劄子曰。臣竊聞膏澤以施為先。有司以吝為得。各有所當。不可驟見。去年四月。放欠赦文既行。天下歡呼。均被其澤。議者以謂失構過裕。則未免屯膏之議。放免所以礙官本。執奏有謂區區過計。則未達有司之吝。有司不得不吝。朝廷不得不釋。職在下。守之不失其為義。命在上。施之無害其為仁。義貴從宜。必審權輕重。仁在博施。故當籌緩急。朝廷以宿負為不可償。民罹

樵楚囚禁之苦。州縣有牒訴追呼之擾。方曠然與天下丕變。故作肆
赦之文。非不知礙官本。妨國用。急於綏民之苦。息州縣之擾。故盡行
蠲放。以伸陛下博施之仁。放免欠負。雖所以礙本。執奏朝廷。直其守
職之者。自從權宜之義。雖赦釋之。有司何預焉。各有所當。不可驟見。
良以此也。又况朝廷號令既出而反。何以取信天下。有司既有日限。
久請不報。上下相持。德澤不流。民不堪命。陛下特未知爾。豈其曠然
丕變之息。反鉗於有司之手不得行也。訪聞宿負。雖注官籍。名存實
亡。縱然自存。朝哺不給。有負數千緡錢。累月之間。持數千錢出。以應
郡縣督責之期。雖荷耳械手。極毒至於顛天。亦何益也。祇以傷陛下
之仁爾。伏望聖慈。明詔有司。應赦文所載欠負。不以礙官本。並依元
降指揮蠲免施行。豈惟大號無反汗之失。又足以申至仁博施之息。
豈不美哉。

博士周行已論增脩法度上奏曰。臣竊惟國朝受命。民不易肆。祖宗
相承。以聖繼聖。基本之厚。太平之久。三代以來。所未有也。陛下紹承
七聖之丕基。恢張先帝之丕業。法度至此而大備。禮樂至此而大興。
風俗至此而大定。人材至此而大成。自古未有今日之至治極盛者
也。然而太平既久。民安無事。內外恬熙。官吏媮惰。臣竊過計。恐其法
度漸弛。奸弊漸生。蓋人情無事則安。安則無深遠之思。人情無事則
忽。忽則無憂虞之念。故無事者。有事之所起也。雖堯舜三代盛時。未
嘗不兢兢業業。以相戒慎。臣愚欲望陛下先之以戒。照之以遠慮。察
媮惰於無事。止奸弊於未萌。自淵衷委之大臣。因時損益。增脩法度。
振其所或廢。補其所未全。調而一之。持而定之。以懋官吏。以休四海。
以固祖宗甚盛無疆之業。

洪彥昇為殿中侍御史。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者。未便於民

者。久而弗上。彥昇上言曰。吏知於禁隨時俯仰。不能上承憲旨。因緣為奸者衆。有因違科而欲害。服辜保伍之法。因身丁而致。法學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宜遣官編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帝皆從之。

右正言凌哲上疏曰。漢高八閔。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先奔不能以殺。陪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自去歲郊後。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關殺。常赦而不原者。法既無疑。情無可憫。刑寺並皆奏裁。貸減。被殺人者。可謂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耶。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為害非細。應今後大辟。情法相當。無可憫者。所司輒奏裁減。貸者。乞命臺巨彈劾。

歐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上奏曰。臣伏觀近年以來。凡有旨旨皆降。誥筆施行。期限既促。稍有稽違。實以不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者。不敢執奏。或被受即行。不申三省。事之甚微。亦頃宸翰。其始因中人領事。內中奏陳而為之。其後七大夫倚中人以進。欲興功利。而於法不可者。亦為之。最後執政大臣或行事有戾於法。或差除小允。愈議或為親和私。謂干請者亦為之。由是號令日紊。綱紀日壞。大夫三省樞密院。是之謂朝廷。陛下與謀議大事。出命之所也。人君賢而任之。固當委以庶事。若宰執不才。易之可也。豈可自攬細務。悉降御筆。而可以為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此弊。然竊聞尚有臣寮。直達奏陳。內中批駁施行者。此與前日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內侍與臣寮所陳。獻利害。措置事宜。皆可付三省樞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庶幾不戾於法憲。不惑於

異同。人主大權不移於中。可以杜多門之政。可以絕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此。惟陛下下此議。

翰林學士許翰上奏曰。臣聞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立。此平以來。有司何意執法。以徇一時。是以條約文具而不守。伏願陛下明詔為外。今後指揮。若有害事病民。違戾條制。並令有司具析執奏。御筆手詔。不由三省而下者。官司被受。審復取旨。乃得施行。必使法嚴。信如四時。而後令一而民定。可以立政矣。

侍御史李光乞罷用例酌情指揮劄子曰。臣伏觀近降聖旨。令六曹尚書侍郎各以其事。治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無例。本部的情裁決。臣竊詳上項指揮。實欲以道揆之任。歸之有司。臣固未暇論其是非。姑言其甚不可者。陛下若許其用例。臣恐遂至於

侵權。何以言之。夫吏人遷補。有以歲月之法。今則有減選出官之例。命官差遣。有入遠之法。今則有大臣陳乞家便之例。以至錢穀之勞。捕賊之賞。依法則輕。用例則重。如此之類。未易殫舉。尚不可據。而況於酌情乎。蓋用例酌情者。天子三公道揆之任。非有司可得而專也。熙寧中。詔自今妃嬪以例乞省恩恩者。勿當使臣具保明詣實依條。方得繳奏。今執政大臣。患三省事務繁冗。遂欲假借六曹。使得用列酌情。臣竊以為過矣。臣嘗備員郎曹。自觀對吏舞文之弊。且六部所用條令。纖悉備具。吏人習熟。以常法從事。尚為所欺。意所出入。無不得者。今乃公然容其廢法而用例。無例而酌情。是開僥倖之門。縱受賄之路。臣恐吏益強。法益廢。而事益紛紛矣。伏望聖慈。更詔大臣重賜參議。除都堂三省所接詞訴。不遣六曹依條與決施行外。其無條有例者。申乞朝廷指揮。如此。則三省訟牒。自當減省。而上下相

維詳畧相統紀綱正而成權立矣。不勝幸甚。

高宗時。右司諫潘良貴奏曰。竊勸禮部製造過度。糜費數目。自紹興三年至今。年十月十八日。製造約一十四萬道。給降約一十三萬道。以三年為率。數日如此。則自建炎元年以來。大約須給降過四五十萬。夫天下戶口自更兵火之後。所至耗減。其丁壯理宜蕃息。使力本務農以固基本。今因循積習。視以為常。日引月滋。無有紀極。竊恐數年之後。百姓失業。盡為遊手之人。况今州縣寺舍。悉許流寓士大夫。占射居止。又適歲饑。此曹什百為群。居則無屋。食則無粟。流離困苦。實可憫憐。魚之厚。謀所得錢物。盡是一時無名用度。朝廷百官將士之經費。悉不仰此。以為供饋。若不速行搏節。深慮有意外之患。昔越王之復吳也。令於國中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受刑者。令醫守之。生男子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其深

思遠慮。尚歆蕃息其未生者。况已成丁壯之人。而廢棄之。豈不重為國家惜乎。伏望朝廷詳酌。立為定制。庶幾永遠可以施行。

胡寅上疏曰。臣聞建昌之惡。莫大於謀為反逆。先王豈不知是為深可懲戒哉。然止於未萌。固亦多術。而未有預懸重賞。誘人使告者。蓋知告訐之路一開。則其禍不可勝言者也。臣伏見昨來有言者以建昌軍人作過。請降空名官告。付下州郡。誘人告變。夫以反逆加人。雖人情之所不忍。然見官秩可以告變而得。則淺思寡慮。與夫凶猾恣家。不忍小忿。而致人於大惡。非難事也。故自今行以來。適當防秋之際。建昌廬陵數郡。相繼告發。何昔日之絕無。而今乃競有耶。彼建昌之禍。則有所本矣。不治其本。而禁其末。見目前之小利。昧經久之遠圖。將使官吏軍民。眈眈相伺。在上者不敢治其下。在下者得以持其上。謀慮如此。傳笑四方。臣謂弭亂之要在州郡得人。至若陳告之法。

自來條制莫不備盡。只合申明行下。所有昨來已降指揮。伏望聖慈。持賜追寢。庶幾人心不搖。禍亂不作。

寅又上奏曰。臣聞孔子定書。載帝王典誥誓命之篇。垂法萬世。其要在告戒箴警。初無溢美溢惡之辭。所謂大哉王言。言之必可行也。臣竊見比年以來。書命所宣。多出詞臣好惡之私意。遇其所好。則譽在。踴為夷齊。遇其所惡。則毀晉棘為燕石。極意誇大。有同廢啓。快心摧辱。無異詆罵。使人主命息討罪之言。未免於玩人喪德之失。是豈代言為命之法哉。夫文者空言也。言而當則為實用。善者恬焉。惡者懼焉。其有益於治。不在賞罰之後矣。而非空言也。曾謂是可忽乎。臣愚伏望陛下申諭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為戒。褒嘉賤絕。務合至公。詞貴簡嚴。體歸典重。庶幾古昔誥命之意。以成一代贊書之美。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竊見典買田宅。限六十日投契。限六十日請契。恐其故違限約。則扼以倍納之稅。恐其因倍而畏。則寬以赦放之限。疑若無弊矣。而其弊今有不勝言者。買產之家。類非貧短。但契成則視田宅已為己物。故吝惜官稅。自謂收藏白契。不過倍納而止。遇赦限雖倍納。猶是虛文。必待家有爭論。事涉闕礙。始旋行投印。此無他。官無必懲之法。開因循之路。而使趨宜其賢豪。鑽而失公利也。虧失公利。猶害之小者。至有不識書計之人。飢寒切身。代書售產。闕時既久。富家管業亦深。或為書人已死。或牙保關通。棄放限之便。改移契券。以典為賣。它日子孫抱錢取券。而不得。則飲泣縣令之庭而已爾。臣願朝廷詳酌下有司立為信限。出限一日。更不理為交易。錢不追理。業還本主。典田宅者。並依條為合同契。一處赴官投印。如是。則白契可以盡勒。上不至於虧損官錢。下不至於以典為賣。

公私備利矣。

劉中又上奏曰。說者謂有陽而無陰。不可以成歲功。有德而死刑。不可
以成政事。臣常感之。今試使一人持刻薄之說。勸人主為苛察之政。
則有識者必指為法家者流。是欲置天下於澆疵怨謗之地。不可听
也。又使一人持寬大之說。勸人主為姑息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為敗
法之人。是欲置天下於萎靡不振之域。亦不可聽也。臣反覆計慮。而
後得其說。蓋寬仁者人主之道。持法者臣下之職。二者不可易也。人
主與天地同惠。惟高明博厚。然後公公私私。有生能言之類。各足其
欲。至於百官有司。則法度之所在。猶四時之氣。推行造化。可生則生。
可長則長。可肅則肅。可殺則殺。予奪之間。不可有毫釐之謬。惟使生
育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謹於下。四海之內。戴君父之德。而畏有司
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脩矣。恭惟祖宗以愷悌之風。蕩五代之毒。

繫。陛下以澤熙之德。救百六之塗炭。累聖相承。前後一軌。大君之澤。
咸不約而得之矣。考其忠厚之極。則無如仁宗皇帝之時。慈惠之氣。
盎然如春風者。幾五十載。覆載之功。不為不大。然所謂法度者。未嘗
弛也。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有人犯一非義。則郡守必劾。監司必按。臺
諫必言。以至一官資之予奪。一刑名之輕重。一錢穀之出入。有司各
守其法以事之。不得於法。雖力彊勢重。不敢有徼幸之望。小大同心。
共以身任之。而不顧。天下惟見人主簡易優游。坐收寬仁之名。而天
下亦无敢為非者。此祖宗與三代治古之道也。至陛下臨御以來。寬
仁愛物之心。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
肯以身任怨。責縣有罪。郡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守有過。監司不敢
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郡猶問於監司。監司問於部。六
部問朝廷。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猶請於監司。監

司請六部六部請朝廷朝廷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苛察之恣日漸熾於上結息之息各欲歸諸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諸葛孔明曰竊之以信位極則賤順之以息息竭則慢是故吾繩之以法法行則知息善乎其能言也蓋法者百王相授之具上下守之而皆出於無心惟使寬宥曠蕩之澤時出於人主則天下皆若履秋霜之歲而知有春陽之暖豈不偉歟皋陶為士將殺人堯曰宥之三皋陶曰殺之三夫皋陶豈不知將順之美以謂宥罪者人君之息至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它也此後世所以樂免宥刑之寬而畏皋陶執法之堅臣願陛下戒敕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子奪之際自有成書無大疑惑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替之常使紀綱持循賞罰明信不廢法度而陛下寬厚之仁泊然與覆載同功俾天下獨知斯

謀斯敵惟我后之德則生靈幸甚

章誼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近日每建一事每行一令曾未聞日議者

紛然以為不使旋即更改雖從善如流朝廷之美事然人主出號布

命猶天之有雷風也故曰鼓舞萬物者風雷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

雷不一風不再今政事號令出而復反行而中輟豈所以專主威而

隆國勢哉臣原其所自蓋由朝廷初議立政出令之時其悅倖希進

之人建為專欲便私之論以誤執政而執政初不經意輕信其說亦

不復參酌衆情採聽士論是以既行之後輿論紛然利害昭著雖執

政大臣亦自不能力主其說此政令所以屢更國論所以不定也臣

觀今日歲微之事至多號令之行宜審其博稽深考雖未能知古大

詢之禮然內省如給事舍人外省如尚書侍郎宰相之屬如都司樞

廷之屬如檢詳皆當先預論思審為可否其能訂之古義而不恃死

之當今而可行。然後執政進呈。而聽陛下之去取。如此則今重而承
尊。君尊而國安。虧令留令。與未不從令者。雖死無赦。如管仲之言可
也。惟聖主留神幸甚。

誼又上奏曰。臣伏見紹興元年三月勅州縣免行錢並罷免任官買
賣並依市價。違者計贓以自盜論。朝廷所以降此指擗。蓋欲章貪吏
苟得之心。寬濟民供辦之力。惠至厚也。然物有實真者在。律今日具
上下之估。旬具增減之目。旋估者有禁贖利者有刑。首尾關防。誠恐
必備。今州縣監司盡廢律令之文。專舉自盜之勅。遂使在官之人。買
薪市米。動觸刑章。而無賴之民。持吏短長。誣訴充積。即有犯者。官司
定價高下。出於臨時。獄吏計贓多寡。由其喜怒。屢法議刑。其弊至此。
豈所謂易避而難犯哉。臣備員秋官。屢斷法獄。見其委曲。未合人情。
伏望睿明。更付外廷詳議審處。兼舉律令之舊文。然後申嚴自盜之

新制。則設而難犯。犯亦無怨。庶幾仰副聖主明慎用刑之意。不勝幸
甚。

誼又上奏曰。臣聞法者天下之公也。議之於朝廷。措之於有司。行之
於天下。無有遠近貴賤。不倍焉者也。今新更舞法。使有司無所執守。
天下無所取信。背公營私。喜怒任意。未有如今日尚書省鈔房人吏
之甚者也。吏部轉官皆有格法。自令吏而上。郎官侍郎尚書。具條奏
擬。既應法矣。而鈔房人吏有不快意。而在法無礙者。必使吏部自陳
退鈔。名為請退。今年六月右選武功郎戴師正秉義郎屈有諒二人
轉官鈔上吏房。以二人係兵馬大元帥府結局轉官。止給到吏部公
據。至今不為奏鈔。悉本請退。臣恭聞陛下海岳之初。曾降指揮。應結
局官吏不服。悉給告勅。權時之宜。並命吏部出給公據。當時既有指
揮。則朝廷吏部所當通知。今吏部既能省記大畧矣。豈有鈔房人吏

乃不知耶。又去年八月有秉義郎艾世安亦係公據轉官之人。鈔房已自照用建炎指揮放行了當。今來忽於二人遂有阻難。良見私意。兼吏部郎官侍郎各各考驗並非虛偽。而鈔房堅執不可。此臣所謂奸吏舞法。使有司無所執守。天下無所取信者也。士大夫為郎官侍郎。而其上文書皆不獲施用。堂吏專得任其喜怒之私。而為朝廷取怨於天下。此非國家之福也。伏望睿斷付之有司。考究情弊以警奸吏。不勝幸甚。

詎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比情紹興勅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悉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悉仍於舊貫。惟是除苛解繞。救弊補偏。頗資討論。時有筆削。然當是之時。簡編浩博而難稽。衆議紛紜而不一。書貴速成。論靡專決。是以去取之間。不無舛錯。厥今頒在。有司為日既久。則將推行。時見抵牾。欲承疑行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

則法屢變而難守。豈所以為一定之制哉。臣愚伏望睿慈。明詔郡守監司。與夫承用官司。參考祖宗之舊典。各撫新書之闕遺。悉隨所見。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訛謬。著為定法。庶幾一時憲章。坦然明白。若江河之有隄防。梓匠之有繩墨。使民易避而難犯。不勝幸甚。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古之為臣者。有東令無議令。故令出於上。下知奉承之而已。此法之所以行。而事之所以立也。往者靖康之初。淵聖皇帝以兼容之度。博訪羣言。俱取而並用之。甚感惠也。而忠邪雜糅。是非不公。故每下一令。上自禁德。下至百執事之臣。與夫市井常帶之士。必群起而交攻之。或已發而中廢。或成行而遽改。或姑存之。終至於萎靡不振。而後已。以故一事無成。拱手以待禍。其為弊至今尚在也。此而不革。無以立政。故臣不避僭越之譴。為陛下力陳之。夫議政之地。昔時士大夫屏息而過之。如恐犯分。及其後風俗一變。

乃始有竊議其非者。又其後公肆詆訐。無所忌憚。則今日之弊是也。庶陛不分。莫此為甚。朝廷之勢安得而尊。朝廷不尊。則國威不立。國威不立。而欲以指麾顧盼定天下之大議。臣固知其難矣。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矣。此古今通患也。今天下之事。宰相行之。臺諫言之。若是亦足矣。臺諫耳目有所不及。則詢之侍從。侍從思慮有所未至。則求之百執事。其有遺策乎。而又下取布衣韋帶之士。俾道聽塗說之流。得以肆其不報之論。臣恐徒為紛紛。無益於治。雖然。人主之息。莫大乎聽納。如陛下之。言已從人。不問貴賤。雖克舜不能過此。君子所宜將順者也。而臣私之。是過討。更為此言者。非固欲棄愚者一得之慮也。以謂布衣韋帶之。議。資之以廣聰明。則可也。若創法立度。而唯此曹之徇。適足以自眩而已。自古造事者。謀之以同。斷之以獨。故總覽兼聽之誠。常施之於未決之前。而是

非可否之私。不容於已定之後。為是故也。故臣愚願陛下自今凡有大事議之。而後行。已行而議者。勿聽。毋使明謨。坐困曲說。則天下幸甚。

淵又上奏曰。臣聞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苟出乎上者。已審而行乎下者。無稍違廢慢之失。則上之息。意志慮無不孚於民。而民咸被其澤矣。往者宣和之間。權臣用事。播言之外。自有風旨。為吏者從其風旨。而不從其言。罪弗及也。以故一時號令不信於天下。雖寬恤之詔。季一舉行。掛之牆壁。徒為文具而已。上意益動。民情愈怨。愁歎之氣。熏穿纏壤。無所赴告。遂為今日難解之禍。蓋吏不能行令之過也。陛下即位以來。深監其弊。苟有方命。必罰無赦。內外大小之臣。宜其精白一心。以承休惠。無敢不恭。而貪殘之吏。尚仍舊習。有累聖政。臣竊憤之。今年春。建寇既平。

陸下嘉惠一方。宥過無大。所以洗滌瑕疵。竭除逋負。安集彝寬。無不
曲盡。惠至溥也。今下未幾。已聞州縣之間。首編沮抑。莫肯奉承。論者
以為惠。陸下既已明示威福而申告之矣。今又聞赦文以上四州軍
殘破為甚。全放今年二稅。下四州軍不免播種。止取其半。而吏引著
令。謂稱赦放者。不得過三分。盡追其餘。以備急關。是以一宣之典。而
議非常之恩。以厚誣之計。而力沮已行之命。遂使陸下愛民之詔。幾
成虛廢。此而不懲。無以示信。且舊書所載。或以故例。或緣泛恩。所指
無定處。所釋無限量。今以兵火之後。傷殘凋瘵之餘。曲示寬典。固不
同矣。又况喪亂以來。民不堪命。常賦所入。十才得四五。止取其半。猶
慮惠不及民。况十取其七乎。自旣身之亂。陸下為之宵衣旰食者一
年于此。至遣執政大臣。國之良將。親往平之。然後復安。既安之後。所
賴以撫綏吾民者。唯監司守令而已。而行法如此。陸下何望焉。若其

事出於監司密俞而守令奉之。與夫守令率意擅行。而監司勿問。皆
不能無罪也。臣愚願先降明詔。諭以前日之誠意。立行改正。然後核
監司守令稽違廢慢之實。嚴賜黜責。自今以往。庶幾貪殘之吏。不敢
舞文以為奸。倚法以徇倖。臣不勝區區之心。惟陸下裁察。

監察御史劉行簡論尚書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疏曰。臣愚不肖。叨
蒙誤恩。擢置臺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下達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
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典尊。蓋法令具在。奸吏猶得侮之。今
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典例。欲奪則陳奪例。
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惠可勝言哉。陸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慶分。
命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煩。
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得成善。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送
詳定一司勅令。所至限刊定鑄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

近限先夕施行。庶幾杜絕奸吏弄法受賕之弊。天下幸甚。

起居郎周麟之論禁小報狀曰。臣聞國之有號令。猶天之有雷風。雷不一風。不再。號令如此。然後可以鼓舞萬民。動則王應。無有遠遁。罔不是孚。仰惟皇帝陛下。自更化以來。盡飭百度。鼎新庶政。登用賢雋。屏除奸回。允積年弊。事固已一切剷革。而釐正之矣。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譁張之說。眩惑羣聽。如前日所謂。召用舊臣者。洵言胥動。莫知從來。臣嘗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報。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竊報遠近。謂之一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它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於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詔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臣不勝至願。

其崇禮上奏曰。臣伏見日者陛下臨遣使臣。宣諭諸路。親加訓飭。付以御書手曆。使書其所舉按監司郡縣。玩習苟且。平時詔條。動多違戾。洎聞遣使。往往前期。旋行整治。以蓋其迹。如一關官差權。多不應涉。雖本無負關。亦或增差。巧作名目。盡耗祿廩。以臣一所聞。自江浙以往。皆有此弊。至於遠方。則又影呂窠關。以便權官。雖一朝廷所差。吏部所注。正官之任。多是托以它說。不肯放上。士人無所一告訴。銜冤困饑。而權攝之官。安享祿利。其廢法未有如此者。及使者一將至。允違法差官去處。皆先自命罷。亦聞遠處不放上任者。皆命赴一上矣。豈獨差官之弊。至于詔令頒布。法禁奉行。民戶科率。刑獄逮繫。官物出入。酒稅權征。

租賦催放。倉庫受納。婚田訴訟。鄉保差役。公使收羨。行戶供應。九州縣一切之事。有所違戾。莫不預行料理。粗使應法。以待使者之來。若貪贓不法。迹狀彰露。不可掩匿。則監司長吏。始從而獲捕之。亦有不及為計。而為使者所劾正者。以臣所慮。儻得平時。監司州縣兢兢自飭。常若初聞使者之時。何患法之不守。而事之。不舉。我第恐過此無復畏忌。縱弛自肆。還如前日。則朝廷豈能歲歲為之遣使。此監司按察官之責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戒。勵應因。今來遣使宣諭之後。若逐路諸司。及郡縣官吏。玩弛違戾。尚循故態。其已罷差之官。已改正之事。敢引例廢法。擅行復舊者。重寘典憲。或更有便於公私。而宣諭使誤行罷易者。條具以聞。監司按察官私相蓋庇。夫於按劾。委御史臺覺察。害及民間者。許令越訴。庶幾一勞久治。仰副陛下臨遣使者之本意。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王公奏復讎議曰。復讎義也。夫讎可深。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為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為爾誅之。當刑也。吾為爾刑之。以爾之讎。惡吾之法。於是為人子而讎於其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衮之母既斃。而暴其骨。慘尸也。父母之讎。莫大於是。佐公衮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殺也。以謂有法焉。律曰。殺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衮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洋洋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衮之親是賊。協於義

而宜於法者也。椿等聞春秋之義。義在復讎。公家起儒生。刑法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為走賊。以死捍公家。得不死。適耳。耳此賊極。冢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惡必倍於前。公家之殺之也。豈獨直王氏之冤而已哉。椿等謂公家復讎之義。可嘉。公家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法。如律。謹議。

右司諫潘良貴上奏曰。臣聞中臺者。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六曹當遵奉成憲。名揚乃職。兵火以來。尚頌玩習。視為傳舍。其最甚者。間遇朝廷送下勅當事理。並不依據格法。指定是非。常操兩可之說。曰。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是致朝廷臨時別有衝改。畏貳郎官。循默奉行。不復更有執守。每廢一法。即後來陳乞者。循以為例。干求請乞。然無窮。若不加察。恐省部成法盡壞。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愚

欲望睿斷。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各務協心。凡朝廷送下勅當事理。並須據格法定。是非供報。仍乞詔大臣事。開六曹者。不問鉅細。一切准有司格法。是後。庶幾社稷倖倖之門。開公正之路。仰稱陛下賦政之意。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禮中原沃壑之饒。耕桑萬里。錢粟之閭。不至廟堂。材官騎士之屯。環列畿甸。朝廷威令。雷動風行。方是之時。首費裕國。彊兵息民之說。雖勿問焉。可也。今四方僨壞。土宇日蹙。拓安之虞。仰給縣官。縣官征求。其民不勝其敝。譬人生積薪之上。火既燃矣。是安可一日。輟而帶圍。或則陛下博詢群下。固宜然。今日首費裕國。彊兵息民之術。可得而盡矣。不過曰。罷冗官之廩。節冗兵之餉。如是而費可省。國可裕也。擇賢材。明賞罰之令。如是而兵可彊。民可息也。是數者。皆臣區區常議。朝廷講之熟矣。豈待臣言而後知。然捨是亦未見他策。臣竊有憂焉。不

主莫大於夫人心。士大夫莫大於忽公論。德意不孚。故人心之營。不可得也。風俗不厚。故公論之行。不可得也。君之與民。雖有天壤之殊。其上下相安。以誠而已。故古者人君。獲政施仁。必致慎於此。今之始。度不可行者。不以布宣。恐其始民也。既曰可行。雖舉世非之。莫能奪。恐民不信也。陛下憂民惻怛之誠。可謂至矣。布為詔令。可謂丁寧矣。是宜民於陛下。愛戴日深。而田里之間。顧未免愁歎者。其故何哉。陛下造令之初。未嘗參其可否。多出於率然。故謂之恤民者。民未嘗恤也。謂之戢奸者。奸未嘗戢也。方時艱難。利固有未可遽與。害固有未可遽除者。民知上之出於不得已也。以誠告焉。其孰敢以為怨。既已號令四方。謂之德意矣。乃有司奉行。輒拘闕廢格。使民虛習。視為空文。事率如斯。其誰不解體。甚可憂也。臣願陛下凡命令之出。必慎其始而誠其終。審知無壅。然後詔民。如其不然。勿輕出也。庶幾意

浹人心。而人心感悅。天下幸甚。公論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人身。四肢雖瘠。元氣存焉。不害其為安。四肢雖彊。元氣喪焉。不免於病。自數十年來。士大夫喜為新奇高遠之論。黜中庸平易之談。凌澁至今。風俗大壞。士大夫所向無適而非利。所懷無適而非私。知朝廷以功名為急。則爭為斬將奪旗之說。以利在於功名故也。知朝廷以忠鯁為賢。則爭為明目張膽之說。以利在於忠鯁故也。朋黨倡和。合為一議。敢為誕謾。上惑主聽。至責其實効。則如繫影捕風。了不可得。甚可畏也。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精加柬求。無為浮偽所勝。庶幾真材出焉。副朝廷之用。士大夫之風。亦當自此稍變。詔令信於上。風俗明於下。上下皆由至誠。政事脩而財用足。紀綱正而國勢尊。則有費於國。獲兵息民。適餘事耳。苟為不然。雖有管樂之臣。為陛下謀之。憂未艾也。臣愚不知忌諱。謹錄奏聞。

趙元鎮上奏曰。臣聞天子所至曰幸。以其布德澤。問疾苦。號令風化。所從而出。今車駕駐驂建康。且其加惠斯民。使之忻戴。而軍律未盡。羣政不舉。以強凌弱。無復紀綱。每兵數人。結為一黨。或強奪所賣之物。不還價錢。或抑令空手之人。般負錢米。小不如意。毆擊隨之。冤痛之聲。聞者傷惻。將佐自以為得志。廂界亦不敢誰何。遂使關閩之守。日有橫達之苦。臣嘗建言。乞命三衙。廣布察視。分呂地分。嚴立賞罰。及命諸軍。貼差使臣。應有所犯。以次坐之。不知曾無降出。而民間之患。甚於前日。今欲檢舉。臣前章早作措置。仍乞責問建康府。嚴容弛慢。坐視不恤之罪。或命所在火保團頭等。常切覺察。應有似此之人。即仰率衆捕捉。如敢拒捕。不以所犯重輕。並依軍法。從事人量加獎賞。如此。則奸惡小戢。而嗷嗷疲悴之民。有所赴愬矣。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止。則將以

仁天下。適以殘天下。仁而至於殘。非仁之罪也。仁而無止之罪也。事固有所極。有所反。仁而無止。則其極不得不反而為殘。殘非出於仁之外也。而生於仁之中。然則與其無止以殘吾仁。孰若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之心。愛天下則無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為有止。溥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者司寇當獄之成也。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至於將刑也。王曰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寇又曰不可。宥至於三。而司寇卒不從。於是焉而殺之。王則為之撤膳。為之不舉樂。且夫以天子之尊。而三拒於司寇。天子欲活一夫。而卒坐視其死。三宥不從。何不四宥之也。四宥不從。何不屢宥不一宥也。不一宥而猶不從。何不自宥之。而必聽於司寇也。且彼罪人者。吾君不能活其死。而徒撤膳以致無益之憐。則亦幾於不仁矣。然三代之未之有改。何也。蓋宥之

者。聖人之仁也。宥止於三者。仁固有所止也。今夫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焉。夫欣欣油油。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必摧之以風霜。毒之以冰雪。使夫欣欣者悲。油油者瘁。何奪其所至願而與其所不願也。聞之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萬物旦旦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之歟。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寬告者則改命。它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於三而同焉。而罪人猶以。寬告也。亦不聽。此得古者三宥之意也。而議者以為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盡弊日積。新民得策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為害也。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焉。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

者焉。捕同捕也。繫同繫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汝無罪也。哉。幸而獄成矣。連逮者得釋矣。而殺人者臨刑不伏。則又鞫也。則連逮者釋未畢也。而捕又繼之。又伏而又不伏。則又鞫也。而連逮者復與焉。鞫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而連逮者皆與焉。連逮者家破矣。瘦死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有十年不決者焉。獄決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人者獨生焉。其勢連逮者死不盡。則獄不決。何其仁於一罪人。而不仁於十百平民也。其害一也。罪人之不伏也。其為擾也。至於百郡有浮費。而數路無軍。居外路之官吏被命而往鞫者。所居則有給。所過則有給。所至則有給。不則居者行者。交病於飢寒。給則縣官不勝其費。其鞫之一。其里之十。費錢萬者。亡慮三數十焉。其鞫之十。則為千里者十。費錢萬者。亡慮三數百焉。此其費何名。有耶。猶曰推仁不計費也。而官吏之行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飢寒之恤。猶忍

也。至於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其去。天哭其歸。去則人也。其哭猶忍聞也。歸則裝也。其哭不忍聞也。六極去而人者十焉。歸而鬼者七八焉。而人者二三焉。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而全者。又十而一二焉。外路之官。更辜而使之至於此也。其害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鞠不限於三者。仁也。而仁之害一至於此。豈非仁而無止。則仁反而為殘哉。然則古之聖人。仁止於三宥。其所慮詳也。臣願朝廷深詔有司。少增三鞠之舊法。而止於五。使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還其生。而有罪以生者。還其死。此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斂。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

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斂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斂。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犯者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斂。而生於仁之窮。民至於怨者。不生於恚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息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畧。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畧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斂。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疎者。必至於用刑之斂。求天下之善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畧。而漏之疎者。何

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為之岐。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為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不以為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逐。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諂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懲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闖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謀曰誤之別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闖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况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民可遁。有司取具獄而讀之曰。此真

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為之岐。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法。法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空言文具。是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有曰証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獄。鞠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鞠。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

誣者至於破家止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姦民何憚於不
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
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野於宅而盜於防者
其始峻其牆而止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
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則
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
有門而不扃焉。門多且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羣
盜掉臂而入矣。法不執而多為之岐。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
自廢其禁。孰不掉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
死。此法可以更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
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其
猶可及也歟。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廉今馭吏之難。莫難於禁賊吏。蓋朝廷亦求
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恥。則常徇上之寬而不
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為用寬不若
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夫
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
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己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
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
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
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歟。臣何以知大吏之不
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曰私縣官之藏以自入。二曰公苞真
之貽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晡晝之不可名以
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以名皂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與臺。則

公卿之與侯伯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尊君子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恥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寮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原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便為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為公卿而以皂隸自為也。侯伯不為侯伯而以典臺自為也。名為朝廷之大吏而實為皂隸與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無它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廉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誰何奸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篋百金孰有

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萬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也。曷為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篋之緘題。或曰志之於廟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帥剽三軍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據公盜民以求羨遷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剽而據之。天下之箱篋肩相摩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賂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必及於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察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類。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為鞭靴之勢必至於金玉。則今之以卒徒自給者恬不之禁。而箱篋之大於鞭靴者亦熟視而不問。

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畧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賊之不可盡禁也哉。

蕭望之曰。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亦可以運行乎。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不可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貨也哉。必有為之謀畫者。有為之奔走者。有司其管。有司其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為用。而不樂於人之為費。已則膏梁而忘其人之飢。已則綺縠而不邨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笞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必不為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為斗粟。豐之為萬鍾。此用天下之貨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而實則

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飢而不能出戶。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為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湖之薄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取其半。至於江淮荆湖。則又往往州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責以往也。而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取

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為臣。言有上官嘗提船在海邦者。而以賄聞黜之。得實。覆奏於朝。有命召其肯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之吏自我。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答而黥不足怍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嘗一郡守之賊者矣。而天下至今賊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吳州而賊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賊得實者。今伏法於衡州。臣聞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大小。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為矣。夫賊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為賊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為惡者。止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時用則王常用則止。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不能不窮耶。故夫流放竄逐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又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毀紂之虐者。議其後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肅恭懿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相之。則夫不忠不瀟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舜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於永棄。今棄於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絕。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頂也。

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其遷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必不為惡者。乃所以必之與。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賊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祿。後之以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為術足以使天下之懼於貧。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蓋威之狎。則必習而為不威。懼之怠。則必反而為不懼。何則。不勝其貧。則不勝其刑。不勝其刑。則不勝其窮。夫惟使之樂於廉。則誰能奪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為無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主者不勸。今夫其貧吏。其非貧吏。天子曰。爾曷為貧。吾殺爾。至非貧者。則不殺焉。貧者死。而非貧者生。則吏之為貧者。將曰。貧不可為也。於是相率而為不貧。今夫其廉吏。其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吏。吾不用爾。至於廉吏。則亦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異我也。竟何以異於我。於是相或而不為廉。天下之俗。生於勝。勝生

於覆。覆生於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寡矣。以至寡之廉。而欲勝至廉之貧。難哉。臣願朝廷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而陛下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為臺省之職。雖未至如唐之相楊綰。亦庶乎廉吏之俗。勝貧吏之俗。乘俗所尚。而樂趨之。不過數年。賊吏之刑。亦不必用矣。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政以令而行。令以令而不行。令馬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曰。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之也。且天子之令天下也。豈不欲行其政。而曷為自慢其令。自慢其令者。生於出之不審。而壞於發之不一。不審故可快而不可行。有言而不自實。始乎喜。卒乎怨。不一故發而悔。悔而更。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更者。至。時從其發者乎。從其更者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不一者。惑天下

者也。今至於欺而欲民之信。今至於惑而欲民之不疑。是蓋宮以與人。而曰怨館。指千蹊萬徑以導人。而責其背誦也。而可乎。周家之威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未譯所振。詰命所被。衆至在六服。群辟外至於九夷。八蠻。極至於海隅。出日。奔走俯伏。以聽王命。至於其衰。則犬戎所攻。鄭伯所射。子帶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戶高枕。而莫之敢。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聞。賞之而不息。詰之而不成。此二者。何為其然也。蓋嘗求之成王。以翦桐。興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已矣。翦桐。戲也。舉烽。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且不以切而怒。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敢怨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召諸侯而誤之。後能終無警乎。後而有警。而非警。則孰不以有警為無警。非誤為真。誤歟。一令之不信。乃至於殺其君。以敗其國。不信之禍。一

至此哉。臣嘗讀易。至於渙而得其說。其象辭曰。風行水上。渙。其文辭曰。渙。汗其大號。夫號令一也。既取於風之行水。又取於汗。何也。今夫風與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急為徐。為織丈為立雪。為湧山。細則激激。勝勝焉。大則洶洶。鞠鞠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成周之威。非風也歟。若夫人之身汗則勞。不汗則疾。既汗而復入者。疾。入而出者。痛。有痛也。入而不出。則不可為矣。幽王之病。非汗之出而入。入而不出者歟。然則今之必行。豈如水之上風。而今之不行。則如復入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說為天下之師。後之說以為天下之資也。臣竊觀今日之號令。何其異於作易者前之說。所云者耶。釋於民而用夫。所謂交子者。此亦一利也。然臣不知止以利官歟。抑以利民歟。止以利官。則恐非朝廷之所忍為也。利民。則臣未見其利也。何也。官用之於民。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釋則用之

於民至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則官不受。在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
將焉用之。朝廷蓋有命許民以此輸之官矣。名許之。實拒之。名用之。
實廢之。則其令無乃誑耶。至在思沛有所謂民之四親俱存者。獨其
征役。有司至今待而不行。曰。諸郡未有例也。且夫。令之出也。其可行
與否。抑嘗審之乎。不審而出。令出而不行。天下無緩急也。有緩急
而天子下一令。天下又待曰。不久必寢。不寢必更。豈不殆哉。朝廷試
思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四

法令

宋孝宗時。趙汝愚繳論張時中獄事。狀曰。臣竊謂朝廷之法。畫而不變者也。
法當輕則從輕。法當重則從重。有司惟知奉法而已。法之外非所敢議也。
至於情法不能相當。故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有司不敢專決者。則具事
因以請于上。亦惟上之所命如何耳。臣伏觀臨安府所勘將仕郎張時中
為不合。因弟居中在禁用錢行賂于獄吏徐适等。法司定法合徒二年。私
罪追將仕郎綾紙。當徒一年。餘徒一年。贖銅二十斤。其法不為不重矣。議
使時中之罪猶不止此。本府惟當開具情法。申取朝廷旨揮。不應輒用已
意。既乞依條斷罪。又乞某人特配五百里。某人特配鄰州。某人特送三百
里外州軍編管。如此。則輕重子奪之權皆在有司。而朝廷之法不幾於廢
矣。夫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使有司任情廢法。一至于此。四方何觀。臣愚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本府將張時中止依條之斷外仍令今後不得妄
於法外擅自擬法庶幾君臣之分嚴朝廷之體尊

虞允文論金州之弊乞加威令於諸將狀曰臣聞七月二十九日到金州宣
布陛下德意不敢不盡而臣以非才乃使之理軍市脩民政去天好靈以
革四十年不可勝言之敝大懼不足以奉明詔稱崇委也臣自累日來以
所聞見考質文簿則隨一事有一敝條目至多不可殫紀臣嘗行江淮荆襄
歷徧諸軍較之金州實所未有也大抵視民之財即已之財視官之物即
已之物公取竊取見於一事輒以十數萬計貪里自肆上下一律略無忌
憚至軍民日用食飲之物一毫不恤也原其端由是於王友直而成於今日
慈然之聲載於道路臣既摘其大者勝於通衢則下諸軍明以實事丁寧
則不庶其懲改或可少副陛下顧懷遠方軍民之意然與劄子姑先示
告成而已如欲群貪斂戢根株脫壞大洗堅久之惡習非一振朝廷威令則小

人之聽未必具孚亦人之心無緣盡革也數十年來士夫之說以循習中
常者謂之靜重以革故盡治者謂之生事自生事之說行於上而巧詆深
謗之人四出以應之流言一行非者輒信是者輒疑故未必能盡革治未
必能盡立而身已危故寧為因循苟且以竊靜重之名而享安樂逸樂之
福此臣之所甚憤也然臣倚陛下聖明不敢自愛雖其人方主兵未敢明
有所究治而官庫之錢前後欺隱與顯然分取者一面拘收已及五十餘
萬緡至以諸軍折估等錢自利州提領所關請徑為回易隱落乾沒之數
未敢問也日者伏聞陛下以鎮江主將之貪壘罷黜之赫然一怒以慰安
三軍之士而擢用王友直郭剛近者莫不悅遠者莫不畏甚盛舉也論者
獨曰一將在軍指顧笑譚之間培斂剝剝之事無不如意財既鉅萬矣富
可百也矣一旦得罷去以就祠庭之逸而月食厚祿是其兩大欲也如使
諸將始效其貪中極其富而終觀其逸則知懲文者鮮矣如未欲正其罪

籍其財。姑視其崇資而徒之遠方。猶足以伸威令。示方來也。臣伏望陛下
剛明果斷。作新治功。竊意必有以處此。特萬里外未知之爾。臣而出勝約
束事件。謹錄具別劄進呈。伏乞睿照。

衛涇上奏曰。臣聞養子之法。所以重繼嗣之道。又以年之長幼為定。則人
情法意。蓋曲盡矣。臣照得呂念一。彭一。皆呂細三阿陳養子。初乞養時。彭
一。纔二歲。呂念一方生十四箇月。按令節文。異姓三歲以下。聽改養。依親
子孫法。呂細三與彭一。呂念一為親父子。則呂念一。彭一為親兄弟。無可
疑者。據案稱呂細三夫婦以前後生男女不成。恐有相尅。其彭一自七歲
以來。止呼其姓。其呂念一。自來作兄弟稱呼。如此。則所呼彭一。乃世
俗厭穰之意。初不害為親兄弟也。今呂念一。止因其兄彭一。取去房門手
板。各以酒後紛爭。本無利害。彭一先用柴棒打呂念一。呂念一就事禁
打彭一。致死。則是弟打兄。甚明。其間下手先後。雖有情理。然名分所在。則

是非曲直。有不容以輜鉢較者。按律十惡。四曰惡逆。註謂殺兄。大赦所不
原免。今徒以稱謂避忌。以小嫌。遽謂之異姓。與凡人同科。則三歲收養為
親子孫之法。可廢不用。而養子之悖理傷道者。雖父子相陵犯。亦可以異
姓而薄其罰矣。况人情不甚相遠。凡養子者。固望其相視如至親。乃所以
為繼嗣之誼。若雖三歲以下。收養如法。而以異姓之故。既不可以為親兄
弟。則亦不可以為親父子。則凡世之養子於父子兄弟間。無有定分。同居
共處一室之內。不可恃以為親。輕於睽異。而不相保矣。寧矣不經。雖聖人
好生之德。然天倫人紀之所繫。風教名分之所關。乃治道之大經。尤不可
一日而或紊也。豈以一夫之死。為可惜哉。然臣區區之愚。猶非敢以呂念
一為必當殺。第見法寺刑部兩嘗堅執。而朝廷以持旨行之。似於有司之
職。為未能盡。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將呂念一案。再送法寺刑部。及勅令所
從公詳議。庶各盡心職守。如情法相當。所斷允當。則從其元斷。在朝廷不

失為好生。在有司不失為守法。義斯兩得。若呂念一。所犯果為可憫。人情法意。可以通行。或已有似此。斷過體例。俟其申上。貸之未晚。亦可以久行。而無弊。誠非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涇繳榮傳辰改正。上奏曰。臣聞朝廷行法非難。守法為難。法之所在。行之果而守之堅。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能行之一時而不能守於異日。則將啓人之玩心。而不知懲創矣。諸事已經斷而理訴者。一年內聽乞別勘。三年聽別定。其經初斷者。詣關進狀。此法也。今榮傳辰嘗任蕭山知縣。在任以不法。取勘曾經伏辨。准勅比加役流賊罪。遣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則是法已行矣。傳辰既而申訴。亦嘗詣關進狀。臣取索到刑部文案。法寺則以為應得別定條法。令具申朝廷行下。無干。案照應別定條法。施行。刑部則以傳辰所訴。未應條法。乞朝廷批狀告示。據此二說。則傳辰所訴。未可遽從。甚明。今置有司之言不問。而置與改正。則於守法之意。

毋乃或未安乎。臣竊惟陛下。比來與二三大臣。備明紀綱。嚴賊吏之禁。恐為民害犯者不賞。若已經勘結。勅斷如傳辰輩。容易與之改正。則凡不曾勘結。伏辯而以贓罪廢罷者。豈得無辭以自解乎。兼傳辰狀自稱元勘。冤屈。臣未暇詳究其事。或萬一有如所訴。何惜不與從條別定。然後斟酌施行。庶足以昭示至公。在朝廷不失為守法。在傳辰容有可護者。臣職守所在。既有愚見。難以緘默。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薛季宣上奏曰。臣聞牧馬者在。鞭其後。毆羊者去其亂羣。施之於民。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死也。隸於赤籍。所以繩其悍戾。困之居作。所以折服其心。用示戒懲。予以納民于善。而除俗之毒也。近自軍法之境。非復紀律之存。配流之徒。知不得與善人齒。於是留別肆其頑惡。逆者流為奸盜。推埋屠販。習以為常。鄉之所以繩其悍戾。折服其心者。曾不復見。為民之害。未有甚於此屬者。非細患也。切見大軍格別。強壯絕為艱。

得。給賞例物其費不貲。強刺良民。不勝其擾。每念小人罪。王徒流以上。非
勇悍則奸賊也。收之於軍。則使貪使愚之法。可得而用。漢世募死刑徒。徙
塞下。周世宗收天下奸人。亡命以備禁旅。治以軍法。皆有成效。臣謂先王如
役之流。隸于赤籍者。此其意也。有軍律以繩其悍戾。有師役以折服其心。
使皆遷善嚮功。不復混于民伍。而為善人之蠹。鞭其後去亂。羣者不氣。是乎
願詔天下州軍。凡罪至配流。年五十五歲以下。非尪羸無疾患者。並送大軍收
管。情理輕者。特免刺面。其徒罪以上。願從軍者。許從軍收。仍先重役如此。一歲之
內。大軍所得。將不啻數千。無非悍戾之夫。比之招刺而求。居然異矣。軍
收其用。民去其頑。善有所遷。人除其害。而法出寬厚。亦當今善計也。
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史增上奏曰。臣聞罔以辨言亂莠。政伊尹進戒於
商王。無作聰明亂舊章。成王申命於蔡仲。伊尹傳堯舜之道。成王重文武
之光。立一時金石之言。為萬世蒼生之訓。是以祖宗創業垂統。有望後人

故。其君臣疊筮重規。無非成法。實不刊之令。與為可繼之詒。謀難得者。聖
賢之相逢。所貴者。下孫之長守。若思輕改。決匪良圖。方陛下即祚之初。正
微臣輔治之日。上封事者。累百輩。言弊政者。僅千條。必欲取而紛更。尚有
贊其紹述。固嘗大書方策。不辜其來。及夫乘議廟堂。頗難其用。陛下挺拔
俗之見。深垂裕之原。一遵列聖之宏模。已輩中興之哲后。此其明效大驗
所當謹守弗渝。比年以來。獻言頗雜。一割可喜。即日與之施行。衆志未孚。
當時已自窒礙。徒為紛擾。無益施為。始雖思之。若轉圜。旋未免乎反汗。間有
深知時病。灼究弊端。雖惓惓以盡忠。亦悠悠而未效。薰蕕既溷。玉石奚分。
良由稽考無官。審訂無局。行之既無所據。臨之不究其因。幸賴四遠之聖
聰。終亦一歸於舊貫。為今之計。當謹其初。遴選從班。一二人。就取數局。三
數吏。盡哀彞憲。立為司存。凡以改作而獻。必使看詳而指。定稽之典禮。
而不悖。揆之律令。以無愆。有補於時。必著于籍。前鋪條貫。後列姓名。庶於

指掌之間若見肺肝之易。一以供上方之觀覽。一以備中書之舉行。或有兵機則閔密院。儻久行而有益。必加賞以示恩私。務使三尺之金科不撓。一夫之臆說。其或姑欲藉手以求美言。無復究心更防後患。率然而作出於不思。意有在於身謀事無裨於國計。是言之者無罪。當置之而勿聞。第欲心朝發號出令之間。不失聖主繼志述事之美。臣輒彈一己之見。未盡天下之公。欲望聖慈更諏眾議。參樞迹列。侍從近班。烏臺洎兩省之美。樞府及百司之屬。盡從公道。固異詞。則此芻蕘之言。或有毫髮之益。知長沙王師愈乞禁止師巫疏曰。臣竊聞荆楚之俗。自古信師巫。然而近世為尤甚。其家為害者有所謂把門師是也。言一家之事皆由其掌握也。有嫁娶不暇問媒妁。專信其說。稍奉之不至。則離間兩家。致嫁娶失時者多矣。有疾病不敢求醫。專信其下禁。稍奉之不至。則恐動其親屬。不令侍奉。至有飢渴死者多矣。比其死亡。則專

掌其擇地選日。稍奉之不至。則托以山川之不言。年月之未利。動幾歲。不獲委理。鈴制其家嫁娶者又多矣。愚民無知。信其邪說。甘受此害而不悛。唯恐奉之不厚。以是師巫之害無非溢戶。甚可切齒。在律條。事邪神言禍福。自有常刑。奈何州縣以賣乳香。或貪其微利。返給公據。縱而不問。甚可駭也。欲望聖慈。申狀州縣嚴行禁止。如或不悛。重作斷遣無貸。庶幾其害可革。

時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佃子懇有司。十有八年。毋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毋死。服闋日。理為已分。今天下郡縣視此為法。知進賢縣程佃一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何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于其母可矣。何稽滯徧懸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為備侯鄭與元

咷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庶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然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又毋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存子孫不得以有私財。情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心不得違教令也。既使婦于日。其日前所費。乃平勿報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皆乃為理。何至一豫期母死。又開它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所歸。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由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

蔡戡議治賊吏法狀曰。臣聞法貴於行。不貴於重。太重則不可常行。法重而必行。非先王之法也。王者之政。蓋一有不忍之心。存焉。一有不忍之心。則法雖重。而未必常行。不過救一時之弊而已。今夫盜國害民。莫甚賊吏。雖肆諸市朝。有不足恤。伏自陛下初政以來。舉行決配

之法。所以嚴戢此徒而惠愛斯民者。可謂至矣。然十五六年之間。抵觸重憲者數人耳。豈州縣之吏人人精白謹廉。或畏法遠罪而不犯有司乎。然賊吏固自若也。國家忠厚。與周匹休。風俗習為醇羨。監司守臣。務行寬大。坐視笞辱黷涅。與徒隸等。惡傷士類。故不忍為。甚則持釋氏因果之說。寧鑄秩罷官。不肯劾吏。必不得已。使之尋醫而去。賊汙狼籍。所不可掩。姑求一二微罪。應課塞責。或經年參選。或遇赦叙用。復使臨民。其害滋甚。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凡賊吏罪至決配者。姑免其罪。編置海外州軍。雖遇大赦。永不量移。或情理巨蠹。非常法所可治者。取自聖裁。時一用之。仍乞睿旨嚴飭監司守臣。悉以刺舉部內有犯失於覺察。或它司按劾。或朝廷訪聞。考驗得實者。併坐之。庶得賊吏必違。不至漏網重為民害。

崔敦禮代江東師論法制不可輕立疏曰。臣竊惟立國之權。惟法度

政令而已。祖宗之法度。要使天下遵之而不敢議。人主之政令。要使天下信之而不敢疑。若夫因一事而立一法。因人而創一令。則天下竊議而人心益疑矣。仰惟陛下剛健出於天縱。宏規遠畧。冠古未有。其一盛德也。然比年以來。祖宗舊法。或變於小臣之獻言。而朝廷出令。或徇於一夫之私意。為之特降指揮。如此等類。不勝其多。臣姑以到江東州郡所見一二言之。夫巡轄遞鋪。自有司存。若其稽違行法可也。今乃因有關誤。特令守倅入衙。夫州郡之事。孰非隸守倅者。可盡入衙乎。此亦未為文具也。豈非因一事而立一法乎。路分鈐轄與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茶鹽官序官。著在乾道新書。所至未嘗不遵守。今忽特降指揮申明。如此。則軋道一書。每事皆當降指揮。然後遵守。何其繁也。豈非因一人而下一令乎。此特其小者。猶未至於害政也。至於兵戎之職。各有臨制階級。自都總管而下。又有副總管。乃有路鈐轄。路分都監。猶諸軍之有都統制。副都統制。統領之屬。今乃許路鈐轄因訓練。得以專奏。則諸路副總管。路分都監。及諸軍統制。統領。苟有為之地者。皆當援例而降指揮矣。平居無事。未計利害緩急之際。軍政不一。豈不乖亂。况其間挾勢妄作之人。必至率意生事。帥臣不敢號令。監司不敢誰何。紊亂常制。莫甚於此。此令一下。輿議譁然。知必有謂良由結交植黨。苟相崇重。欺罔聖聰。變亂法制。充其類而長之。將何所不至。外議以為權要近習有主其人者。臣在遠方。不得而知。但觀近數年。凡權要近習所主之人。所立之事。號令一出。無敢執奏論駁者。而士大夫顧望如此。豈不負國。昔趙充國有言。吾年老矣。不以餘命為國家言之。誰當言者。况臣蒙恩最厚。非充國比。年將七十。方欲乞骸以歸。若隱默不言。徒與天下竊議。實負陛下。伏望銜自宸衷。自今以往。凡小臣獻說。必察其所由來。詳之重之。毋輕立法。凡朝廷出命。必

合天下之心。毋徇一夫之私意。俾天下咸知王言之大。王心之一。則後先王之祿。底蒸民之生。端自此也。臣無任惓惓。

敦禮又代陳丞相乞住白劄。施行事疏曰。臣待罪帥藩職事之外。年老識昏。每恨無以仰禪聖德。敢因近事。輒効愚忠。竊聞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天下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之事。或慮行遺稽緩。則自御前批降指揮。用寶行下。此所以令天下信而不容偽也。未聞有內臣或都承旨司數百里外。以白劄傳旨。處分事者。臣自到任以來。一年又半矣。凡三次被受指揮。皆是白劄。其一獲北來人王濟等送都統司支破請受。其一催勸楊百寧侵用官綱。其一今次天中節斷屠事。臣各已遵依施行矣。此三事者。非甚機密之事。若付省部行下。何所不可。夫省部行移。則有印。御前批降。則有寶。其文書可驗。其經由可考。天下無得而疑者。舍此而用白劄。雖是小事。

無甚利害。臣之愚慮。竊慮白劄既言於天下。則它時緩急。有支降錢物。調養軍馬。慶置邊徼。平國家大利害等事。既是地遠。其勢不得覆奏。又所取遵依狀。止令付差未人回。或申元承受去處。其間詐偽。豈可盡防。若嚴重知體之人。必至奏審。則往來之間。遂失事機。若縵懦無識之人。耳目習熟。以為當然。即便施行。豈不誤事。又文字或不附遞。差使臣虞侯賁送。或至妄自張皇。頗有驚動官吏奉之。如奉勅使。犒勞僕馬。饋遺酒食之費。有至二三百千者。州郡如此。其它可知。兼又訪聞諸軍將佐。或統領諸司。及兩淮州郡。時時有之。如此。實於朝廷事體。非便。亦有外方施行之事。而朝廷不預知。有萬一詐偽。決至誤事。悔無所及。大率奸民巧詐。如度牒交子。茶鹽鈔引之類。猶能偽況此白劄。幅紙。豈難撰造。使其奸細容心於其間。當不止於此。漏饋遺而已也。臣愚欲望聖慈。自今以後。在外有合處分之事。乞使御前

批降。或使百部行下。庶幾號令信確。人不致疑。而於事體甚正。其時緩急。不至誤事。天下幸甚。

端明殿學士汪應辰上奏曰。臣聞兵所以濟民也。民所以養兵也。相須而成。其實一體。然苟惟師之不以其道。則或更相為痛。而不得其所矣。夫以三代盛時。兵出於農。而其告戒之詞。猶曰。無敢寇攘。喻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況後世兵農之分。而政治又不及三代乎。唐劉蕡謂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可以見其弊矣。雖然。此唐末之政也。若夫聖人有作。雖兵農已分。雖三代已遠。所以因時制宜者。固自有道矣。恭惟陛下明察政體。總攬權綱。駕馭將帥。惟所進退。訓飭堅明。賞罰必信。是以軍旅所在。雖雜耕錯處。而部伍整肅。無敢譁囂。兵民相安。帥守協濟。凡昔人所云云者。今皆可以無慮矣。乾道二年。因三省樞密院有請。或敕諸將禁約人兵。不得侵擾百姓。如有陳訴聽守臣

一面追捕。依條斷治。如有本將不即發遣。仍聽守臣具因依聞奏。所以防微杜漸。可謂至矣。將帥固已擇人。士卒固已用命。而詔令之下。又如此其明白。其消息於冥冥之中。蓋不可勝數。伏見乾道新書。偶不該載。竊恐或者以為一時指揮未必常用。非所以申嚴約束。傳示永久之意。伏望聖慈。更詔有司。以前此詔旨。載之著令。使帥守皆得遵奉。兵民皆得通曉。人有所畏。則法雖設而不犯矣。臣象息假守。實當兵馬屯駐之地。憑藉朝廷威令之重。所謂兵民相安。帥守協濟。竊庶幾於萬一焉。是以敢冒昧言之。臣不勝戰栗之至。

光宗紹熙三年。陳傅良上奏曰。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即文為刑部大理寺狀。言州奏勘到百姓鄔大為說合。已斫人李一討合游六等各持杖行劫。朱三家穀物。賊滿。按法寺稱其鄔大為唯係在絞刑上。定讞合決重杖處死。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鄔大為依

斷令臣書行。緣事干人命。須至奏聞者。臣竊詳上件斷案。以駭大為所帶劫穀木檐堪以害人。定為持仗強盜。賊滿五貫。合決重杖。處死。設若不以木檐為仗。即計賊須滿十貫。方得死罪。死生之分。在於木檐稱仗不稱仗。毫厘之間。此不可不謹也。臣嘗習此矣。在律杖謂夫器杵棒之屬。餘仗稱仗准此。恭惟本朝列聖繼作。刑日益輕。以為持杖立文。該載未明。則犯法者易。陷刑者眾。於是重立兩條。案嘉祐編敕賊盜門。其一云。應持竹籬竹杖磚石之類。為盜堪以害人者。並同持仗之法。此謂苟持竹籬竹杖磚石之類。為盜者。即為持仗。以明但持所須之物為盜。不得稱仗矣。其二云。將鑊鐮刀斧之屬。於人園林陂野內偷割禾穀蔬果盜所柴薪之類。元非積聚者。并將篙楫盜取空船。或持節杖偷趁尊畜。雖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依不持仗竊盜法。此謂苟持鑊鐮刀斧兩須之物而為盜。即

不為持仗。以明必是持仗堪以害人之物為盜。始得稱仗矣。上件兩仗合為一編。載在敕文。則有司承用。可以參照。不至抵牾。至於元豐刪脩舊敕。一時不深。求嘉祐以前立法美意。輒將上件兩條離為兩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仗者。持竹木磚石之類。堪以害人者。同其一條在賊盜門云。諸於城外竊盜無人防守。特持所須之具者。並為不持仗。注云。謂持所須金刃。船棹須篙。得負須檐。畜須鞭之類。蓋自將兩條離為二處。即凡用持仗之法。只據名例門立文。凡用不持仗之法。只據賊盜門立文。而兩文始不相參照。無所斟酌矣。兼詳元豐刪定嘉祐勅顛倒本文。已失初意。謂並諸稱仗者。即累數字。便成深文。謂刪去杖。自元豐迄今。有司遵用。蓋不知重報者幾千人矣。今來駭大為之獄。只是布袋并檐。即不曾施威力。若用嘉祐舊勅。即非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明矣。且夫前朝立法。本持所須之物為

盜其意非是欲以害人。雖斧刃不謂為仗。本持堪害人之物為盜。其意是欲以害人。雖磚石得謂為仗。但論其盜有無欲害人之心。不計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物。原情定罪。此春秋之義也。又云持仗在外。空手入室。罪至死者減一等。即雖持仗。若其時不以入室。可以減等。又云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並同不持仗。即雖持所須之物。若其時施威力。抵拒。可以加等。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元豐改作離析教文。今來有司尚循謬誤。臣愚欲望睿慈。特將鄔大為之罪從末滿十貫條。特貸命斷遣。仍乞以刑部大理寺擬斷官吏。並免免坐失入之罪。仍乞將見行條法。隨則定所據嘉祐舊教。將兩條刑罰併入賊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中興之初。重脩紹興教令。已有指揮用嘉祐舊法。設元豐教多在釐改之科。較內持仗一條。當時有司偶失參攷。尚未追正。今來若行刑罰。初非創新衛改。而聖主好生之德。公朝

從恕之風。自今以始。益深益厚。愚民無知。雖似幸免。而天聽甚卑。宜享其報。此臣所以拳拳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寧宗即位。國子錄王介上疏曰。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海批。遂成北狩之禍。社稷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

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上奏曰。臣伏見朝廷以楮幣過多。積閔日甚。舉積年之弊。而一新之。其為利至博也。然臣竊聽道塗之論。尚慮四方郡國之間。未能悉體公朝之意。奉行頒布。壹或不度。其為民患。蓋亦非一。臣嘗官于州縣。每觀詔令之下。奉為利民。而吏於其間。並緣苛擾。民未拜賜。而害已隨之。承流宣化之臣。有未嘗遇而問者。雖詔旨丁寧。毋得抑配。而抑配自如。毋得搔動。而搔動自若。許民庶

以越訴矣。所能赴懇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矣。果能舉若何事。此
臣嘗昔所親見者。是以下情鬱於上達。上澤壅於下。遂獲習相。非
一日矣。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縣推行惟謹。
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止弊。或頒降有限。惟充官吏之豪
而弗及齊民。或胥吏要求。祇給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戶。或創局二。裁
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見遺。或爭奪紛拏。難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
事。自非守宰得人。區處有術。則其為害殆不止斯。嗟嗟之聲。所在必
衆。且神臬輦轂。近在闕庭。舉行之初。尚多惶惑。然隨病隨藥。易於察
知。外而四方。去天既遠。設有弊倖。尚由上聞。群情翕輦。感動和氣。非
細故也。况欲新令之行。必先民信其上。若使遠近之人。翕持舊券。傍
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棄復愛惜。豈不逆料它時之必至此乎。
臣愚伏望申放明指。戒飭監司守臣。一意講求。多為區畫。俾實惠及

人。而無換易不行之歎。庶幾詔令之下。不為空言。費天下幸甚。
嘉定六年。德秀為起居舍人。又上奏曰。臣伏觀陛下以郊禋慶成。天
地報况。思與元元同其祉福。酌議臣從厚之請。凡庶思霽。加隆於舊。
德澤洋溢。延及群生。物情熙然。蓋庶幾淳升平氣象矣。抑臣聞之。滿
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堂為之不樂。四海之人。以為已憂。頃者朝廷以楮幣日輕。改行新令。慮
俗於是或之以視奪竄身之刑。慮民之虧減牟利。於是儼之以沒入
家資之罰。蓋亦大為之防。而歆其無犯焉。耳。中外有司。苟能體認朝
廷之意。擇其甚者而加懲焉。則人孰不畏。亦孰不服。而臣得諸所聞。
延有未嘗玩令。而以玩令言。未嘗誤國。而以誤國劾者。或因察屬之
諂。而不究其實。或因豪強之誘。而輒徇其私。是豈朝廷立法之本意。
耶。至若籍沒之行。尤多濫及。蓋有胥吏利其多。而因以傾奪者矣。

有聞查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矣。夫估籍之禍甚於刑誅。刑誅雖酷。痛止其身。貨財一穿。盡室溝壑。今乃不量其輕重而驟施之。亦豈朝廷立法之本意耶。夫當惠澤息普之時。顧未免有向隅之泣。若此亦聖朝所宜矜側也。臣愚伏望深詔輔臣。指參衆論。凡州縣官有因奉行新券為監司守臣。接劾追削居住。其備法漁利重為公私之蠹者。自無足議。其間答犯稍輕。及止緣材術短拙。情在可矜者。當此郊霈之餘。量行牽復。許之自便。至於估籍一節。雖今申審。然展轉經營。縱幸獲免。已亡其半。謂宜明勅監司守令。自今民間有違犯約束。論告弗悛者。止當嚴實典憲。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廣聖朝惟新之澤。或者必謂如此。則法禁既弛。今愈不行。臣竊以為不然。今四方郡國。蓋有未嘗劾一吏。竊一民而流通無滯者。亦有燥切太甚。物情愈駭。而終不可禁者。此在有司推行之工拙耳。况臣所請止欲罰當其罪。而開釋無辜。非欲蕩然撤去禁防而後已也。儻臣言可采。惟陛下當神。

德秀又上奏曰。臣既勸陛下以容受忠言。今願以忠言為陛下獻。竊惟今日。閔國祚威。繫民生休戚。其惟楮幣一事乎。惟我祖宗有國以來。所以保天命。結人心者。其道非它。曰不施重刑。不事厚歛。不行苛政。不用酷吏而已。列聖相承。世守弗易。是以德澤深長。與天無極。太平之冬。遠過漢唐。陛下聖性寬仁。率由祖訓。更化之後。偃兵息民。天下蒙福。不可勝計。而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歛始及民矣。告訐公行。根連株連。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之說。逞腹削之私者。嚙掌四起。而酷民始得志矣。夫是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接。多方以優

也。唯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雖有積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為之令曰。當估籍者毋得身行。必聞於朝。以缺報可。忠厚謹密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觀今之州縣間務為新奇。創立科調。多出於朝廷約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沒入者矣。有屬陌四錢而百萬之資悉從沒入者矣。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朝廷之令既無也。拘盜商之舟。朝廷之令既無也。以產稅多寡為差。令民歲券。此又朝廷之令既無也。昔者熙寧新法之行。可謂嚴矣。識者猶曰。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今朝廷之意本以便民。而奉行者乃背戾如此。謂之體國可乎。雖然。四方利病。臣不能徧知。臣聞八也。所謂家產滿千錢。歲券五十者。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大約四錢百畝。養生送死之費。縣官征稅之輸。皆取具焉。非常之項。又不在是。安有餘資可市券而藏楮乎。况閩之為俗。土瘠人貧。號為甚

富者視江浙不能伯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救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見楮價驟增。遂指以為新令之効。臣竊謂不然。廷者朝廷。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上供。純許用券。以一歲計之。為數幾二百萬。官之用券既多。則民之視券亦重。蓋將不強之責而自責。不迫之責而自責矣。况民之輸官者。錢楮各半。是朝廷輟見錢于州郡者。亡慮百萬。稱投之助。沛然有餘。尚何待它為科配乎。廉今四方之民病此極矣。使前數端果出於公朝之令。陛下與二三大臣。聞其為害至此。亦必惻然。更張不俟終日。况特出於州縣。旁緣之給。何憚何疑。而弗拯之乎。臣願陛下。煥發德音。明勅諸道監司守臣。體認國家更幣便民之本意。凡於詔令之外。創意妄為。託名奉法。實則弊法者。悉從蠲罷。其尚有嚴刑厚斂。肆苛燒而恣貪酷者。令臺諫糾察。以聞。重寘之罰。庶幾安元元之生。以壽宗社之脉。實天下幸甚。

寧宗時。籍田令徐清叟疏言。通者江右閩粵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
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邑。豈見聞
轉相倣效。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巨下。看殺
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

太學博士許應龍上奏曰。臣聞有法之弊。有例之弊。法之弊。易見。例
之弊。難革。舍法而用例。此今日之大患也。夫者而為律。疏而為令。編
次成書。各有條目。蓋截然而不可易也。是雖有旁。思有通用。舞文弄
法者。固未免輕重出入於其間。然使有司之精明詳考。而窮究之。其
弊莫能逃也。豈不曰。法之弊。易見乎。乃若例者。或出於一時之特恩。
或出於一時之權宜。有徇親故而開是例者。有迫於勢要而創是例
者。揆之於法。大相牴牾。而後乘者。板按不已。案牘在胥吏之手。有司
不可得而知也。求者。執已行之比。有司不可得而推也。豈不曰。例之

弊。非革乎。今日之弊。百司庶府。凡所施行。固未嘗無一定之法。然未
免積習之弊。舍法而用例焉。非不知三尺之背違也。執而不行。恐
至於拂人情。非不知冒濫之滋甚也。抑而不予。慮至於召衆怨。遂使
胥吏得以執其柄而容其私。厚賂以賈之。則以為有例之可行。請求
之未至。則匿其例而不用。長吏知之而不能禁。天下交病之而不敢
言。昔富弼有言曰。近年綱紀甚紊。隨事變更。便為成例。至使民力單
竭。國用匱乏。所以然者。法制不立。而習為例者。淪胥至此也。是則用
例者。豈非壞法之尤者乎。今日之弊。亦已極矣。一切禁戢。而惟法是
用。固為根本塞源之論。然循習之久。遽爾盡革。恐事勢有扞格而難
行者。若聽其冗濫而不為之掇止。則轉相因仍。必至於蕩然而無法
矣。昔韓琦每事用例。吏持例在手。惟視金錢之多寡。以為去取。琦目
擊其弊。取其可用者。而刪其冗謬者。是以吏無所容。其好事以職舉。

今莫若明詔有司。搜求前後已用之例。公共參酌。可行者留之。不可行者去之。使之輕重得宜。於法意不相違戾。編為成書。藏之有司。凡有陳乞。據此施行。若是書之所不載者。皆抑而不予。庶幾權不在吏。而奔競妄求者無所容其巧矣。此亦因時施宜之一策也。惟陛下與大臣熟議而行之。

青田縣主簿陳耆卿上奏曰。臣聞民俗之不熾。非一端也。而徒訟之禍為大。夫州縣所以平天下之不平者也。民有不得其平。而求於州縣。州縣不能平之。則于臺于省。蓋其勢之不獲誰得。而忿戾之氣。悉觀今日。州縣之訟。未必皆不得其平者也。良民以訟為恥。頑民以訟為喜。夫以訟為恥。藉有不得其平。非至慘烈。有茹苦不言者矣。不幸而至於訟。有未幾而中輟者矣。頑民幸其然也。故常以強籠弱。以富欺貧。既侵奪之。懼其直於官也。則先粉澤其辭。以自媒於訟。故今天

下之不直者多為詞主。而直者起應之爾。夫其樂競好爭。如嗜飲食。而又能高貲以啗胥吏。強辯以瞞官曹。未及書判。則已欲預持其長短。而曰不勝不止矣。所較者不數緡。而其求勝之心。雖竭產不靳。稍不如意。則鑿空越訴。不遺餘力。故官吏聞風畏之。往往含容黑白。而天下多不決之訟。由是喜訟日熾矣。喜訟者日熾。則天下之不得其平者日廣矣。夫告訐者有法。自刑者有法。不干己者有法。告上而不以實者亦有法。今未必盡行也。是以奸民勇無所忌。而風俗益媮。臣愚乞降睿旨。申諭省部臺郡。凡民訟小大。其已經剖斷得實。而轉枝蔓誣訴者。各以其罪罪之。毋得幸免。彼知喜訟之為無益也。則相率而歸於無訟。惡草去則良苗殖。此自然之理。臣不勝僥僥。理宗時。許應龍奏曰。臣聞歐陽脩曰。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改。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廢置之事。州縣知朝

廷未是一定之論。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劉安世曰。命令變更。遠不通。三歲近。或暮月。甚者朝行夕改。使民疑惑。欲乞出令。必使大臣協謀。門下審覆。臣謂言多變。則不信。命頻改。則難從。此吾人之格言也。夫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必相與講明以求其是。若順乎人心。合於事宜。然後布之天下。其信則如四時之不移。其行則如汗出而弗反。若此。則規模一定。上下相孚。焉無不成。政罔不舉。而治效可以立致。為患之不精。講之不詳。聞斯行。諸既不察。其當否。人或言。則又從而中輟。前後抵牾。莫知適從。文移雖繁。徒挂墻壁。歐陽脩謂出令不加詳審。尋又更易。上下莫能遵守。劉安世謂朝行暮改。使民疑惑。欲乞出令。必使大臣協謀。門下審覆。其意正為此。爾今宵。吁。非不動。施行非不多。然悠悠歲月。莫覩成績。豈積弊難

遽革。治功難驟成。耶。無亦數更易。而無一定規耶。復以恐為民之擾。則復命給還。混試。恐人物之繁。而復分諸路。雖曰更易靡定。猶不失乎厚下以立本。因時而施宜。至若竄謫者。當以漸移。乃驟還其舊。殊不與親民者。未經赦宥。乃遽與之注授。邊功者。既使之從軍。而復與之參選。居官者。當俾之終秩。而隨即改除。拜提之令。若更。蓋鈔之法。屢變。遂使人心皇惑。雖令不從。俾門一開。板援無已。欲轉而移之。亦無甚難。惟當致謹於出令之初。則不輕變於已行之後。賢果可任。則任而勿貳。邪若宜去。則去而勿疑。利所當興。則不動搖於浮言。弊所當革。則不遷易於羣議。如是。則奉行之必虔。事功之必立。理內御外。殆將無不如意。然而人心不難身。國是不難定。惟在乎公與斷。取公則心無私主。或用或舍。悉參輿論。必不至於以一人譽而居。以一人毀而棄。斷則不惑群議。或罷或行。莫不當理。何至輕於嘗試而遽

為小不如意而輒沮。為人上者。苟能守之以至公。行之以獨斷。則若
號施今。罔有不滅。人莫得以容其議。則尚何變更之有。此又豈終原
始之道。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則天下幸甚。

禮部尚書魏翁進故事曰。唐陸贄入翰林。嘗居中參裁。可石味。魏
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陽罪已。以
與。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
持筆之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
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
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奉天改元。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
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不替。嘉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
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答。期有復於將來。明證厥初。以示天下。惟我

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
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展。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
後。肆于小子。獲續鴻業。慎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
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息安息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
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召
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展庶勞止。或一日
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莫之吉。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
結。力役不息。田亦不多。荒暴命嗟於誅求。疲吐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
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
知。猶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遙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為
品失叙。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
宛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

大盜載張皇維。將私水圖。必布新命。

臣聞感民之事。非可而部令莫先焉。臣嘗觀三代而下。惟漢文為最。為實而近古。其日蝕之詔曰。朕下不能治。有辜。告上以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矣。以告其祠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和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外。勤勞不虞。皆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嗚呼。何其責已之重。以周乎。蓋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上。而欲率天下。惟一己之德。此非可以空言律動也。漢以後。惟唐德宗能識此義。聽用陸贄之言。以實德誠意。用之于詔。詔命令之間。如云。長於深宮之中。暗于經世之務。積習易習。居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循至亂階。變興都邑。此等語言。雖以德宗強明自倍。耻屈正論。而猶能痛自咎責。以格

頑悍。此外制書詔書。凡二十有八。去其小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己之語。蓋不獨奉天制書為然也。今自權臣專國以來。內患外禍。無歲無之。而每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自咎責。詞臣習成諛佞。不知其非。雖有水旱盜賊。例曰。年穀屢登。四方無虞。扶杖聽詔之民。無不愁怨。以為朝廷之不恤人窮也。今幸陛下親攬萬機。而是弊也。相承而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親睹士大夫之論。似謂禁旅之變。自誅戮以後。皆已退聽。可保無它。京口之變。自遁入茅山之後。漸已窮蹙。可保平安。雖以廟社威靈。凡可怖可愕之事。往往幸而銷弭。然喜諛佞而惡訐直。樂蒙蔽而怨張皇。上下相徇。習以為常。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為陛下告。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仁宗皇帝皇祐二年詔內降指揮許執奏

敢因緣干請者。臺諫察舉。先是上諭輔臣可於明堂赦文中禁止內
降庶澄宿弊。輔臣等奏曰。載之赦。未盡聖意。乃別下此詔。

臣聞人主之命令。至不可輕也。輕則主威衰而民聽惑。始之所
忽者。若甚微。而未流之患。有不可勝禦者。是不可不察也。至武
仁祖之用心。其申嚴內降執奏之法。必欲見之於宗祀之德音。
所以對越祖宗。而示其無媿於詔謀之初意。在是爾。然觀輔臣
之遠慮。尤欲盡述聖人之德意志。屬而專布於詔旨之丁寧者。
若恐視之以為赦宥之故常而遂已也。在易之夫。以剛決柔者
也。聖人取其字號之義。而必曰揚于王庭。蓋王庭者。出命之地。
明白洞達。所以公天下而信萬世也。祖宗成憲。載在國史。行之
至今。不翅如桑麻穀粟。不可一日廢。而三省體統。先後綱維。凡
建明之惟允者。必審於覆奏。覆奏之已行者。必嚴於封駁。故外

庭之事。非內庭之所得與。公道元氣之繫命。非私意小不忍之
所能轉移。此聖宋宗社靈長之本。未有不自防微杜漸之始得
之也。臣觀成周盛時。八柄之誅賞廢置。固王之所得專。而必惟
大宰之所詔告。使六廷廣衆之所共知也。今考王官之職。掌自
小宰而下。曰官。再曰官伯。凡官之政令糾禁。各有司存。而隸王
官之役者。又皆士庶子為之。是以當時居虎門。以司王朝者。必
嚴以師氏之職。凡可以護食人主之德性。保固其心術。謹之於
未萌。制之於未動者。無非大宰以下群臣之責。豈若後世耳目
之輕有所守。而偏受私昵之易啓。卒無以禁糾封墨敷之弊。所
以感唐祚於亂亡。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臣又觀
諸葛亮出師一表。方當益州罷敵。則以為危急存亡之秋。深懼其
塞忠諫之路。而無以先先帝之遺德。故直其辭曰。官中府中俱

為一體。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至於親賢。遠小人。而必深述乎先漢之興隆者。在是。若夫親小人。遠賢士。而後漢之所以傾頹者。又必重致其丁寧之戒。吁。此亮之一表。所以與伊。訖。說命。相為表裏也歟。然則有天下者。其必考周之盛。而監唐之衰。重周典官禁之制。而參之以官府一體之言。則賢臣必親。小人必遠。外廷此心。必不為內廷之所移。如是。則仁祖之宏規懿範。只在陛下一心術持敬之頃而已。臣不勝拳拳。

金世宗時。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平章政事張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為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為便。詔從之。

梁肅為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錄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亦杖准徒。今取遺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今太平日。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

章宗承安四年。戶部尚書孫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無三講究。如有益於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紇石。恐善才亦言頒行法令。絲綸既出。允當固守。上然之。

元世祖時。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一黨二人為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中書耶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遂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

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寧無過舉耶。乃溫言以慰之。

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曰。臣聞意由言而後彰。言須書而克備。故言風既動。造化可以施功。王者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與戎出好。有信無私。際天下而咸指。薄四海而皆視。豈輕也哉。湯后告殷人。以不食。文侯戒成王之無戲。所係大矣。能無慎乎。今國家聖祖神宗。遠規樹典。至于陛下。益廣德音。八十餘年。一家天地。宣於民書。於史。成於禮。歌于樂者。固非一也。然而中外之臣民。或得其一而不得其二。或見其後而不見其前。互相照依。未遑明辨。循如是之風。而望聖之至。臣竊謂似乎未之能盡也。伏見至元壬申年間。聖旨節該不用春和律令。得以損其餘而益其闕。舍其舊而新是圖也。越至于今二十餘年。猶未有示民之明文。守令自專。率相無據。臣已於先所獻萬言策內備

陳之矣。又伏見乙丑年間。聖旨宣諭出征人。須要正身當役。無命頂替。雇覓。其後復降聖旨。條畫內一款。該諸正軍。若有雇覓慣熟好人出征者。聽欽奉如此。此蓋前後不相同之類也。若以後旨為宜。遵依則方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多有申達上司行移。各處勾取正身以相接擾。今若以前旨為宜。遵依。則後旨何為而復出哉。如張湯輕重其心。刑掣上下。其手之官吏。多有因此以啓之也。又伏見國典時有和同不拘此例之文。臣竊以禮有一源。義無二本。法網未定。大化何行。且鑄器用者。在於防範。成方圓者。由於規矩。如已立制。而仍使和同不拘此例。則是設防範而恣器用之不遵。置規矩而任方圓之自用也。欲其合準。不亦難乎。又伏見國典時有蒙古人不在此限之文。而無所定之例也。臣竊以九州四海。一札十行。大仁覃於遠達。而不遺也。大義及於咸親。而不敢私也。天子者。天之子也。民者。天之所

陰陽也。彼羣方庶類。形異音殊。在天子視之。雖有親疎。而天濤視之。則無彼此之殊也。人君代天理物。當合天意以行之。若獨愛蒙古人。則既非公道之坦衷。又異皇天之濤視也。且凡明詔之文。其究歸于豐化。其財壯本衛生之理爾。若獨以蒙古人不在例。則愛之適所以使之不豐不節。不壯不衛以害之也。又伏見詔令每下。遠近震驚。欣悅以為太平之可冀也。開讀于京師。降示於外路。流布于司縣。張掛于市井。如揭日月。可仰而不可測也。如望江河。可近而不可犯也。及乎三日之後。甫收掛壁之文。而已半知半不知矣。迨於逾年而後者。百無一二焉。小民之愚騷者。歎其不犯。何以能哉。今之人有恒言曰。新條不可犯也。臣之所痛傷者。尤在於斯焉。小民意以舊條攸遠。雖宿吏猶有遺忘。庶可犯之以苟免。故獨不敢犯新條也。新條雖新。不久而又成舊矣。不更此化。雖復書參百輩。亦難與畫一之畝。而成培

靜寧一之治也。伏望陛下新天下之視聽。定天下之權衡。慎五刑之網維。立一朝之典式。遠求古制。近采家法。上承天意。下訪輿言。兼除常理。勒成一書。頒於四海。垂諸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下民昭知而憚犯。官吏守之而不疑。宰相賴之而清化。陛下因之而垂拱矣。愚臣妄議。仰冀矜之。

文宗天曆二年六月。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它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似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它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蓋聞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重者。莫大乎

殺。且立法在于可守。用刑貴于適中。夫法不可守。則徒法不能以自行。刑不適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古昔之用刑。必也隨世而輕重。故殺人者死。雖有定名。然聞殺之情。至為不一。若皆置之死地。或情有可恕。欲悉為斲放。則死者何辜。照得大德十年八月。刑部郎中趙奉政。謀聞毆殺人。輕重似少詳論。本部議得聞毆殺人。所犯不一。原情議罪。事各有異。若許一例斲放。被死之人。究何由雪。又恐官吏乘此弄法。漸生奸弊。甚於刑政不便。如准所言。但犯聞毆殺人。追勘完備。依例結案。詳斷。庶免差池。都省准擬。又照得至正五年五月中書奏准。節該聞毆以手足毆人。及頭撞擊。或用它物。於人非要害處。毆損致命者。或因聞擊。非虛怯處。痛氣攻心。邂逅致命者。並為本無殺心。擬合杖斷一百七下。並流三千里。其因聞用刃及它物。於人虛怯要害處。毆擊登時而死。或非因聞爭無事而殺。并被毆者。元無忿爭。止

辨已事。因而致命。若聞毆。嚴聲不相接。去而又來。毆人致命身死。者。以其即有害心。並從故殺之法。依例結案待報。欽此。夫以法制平允。則永遠可以奉行。如或執一。則刑獄必至淹滯。近因欽奉詔書。施行畿甸。詢民疾苦。踈滯冤滯。所歷州縣等處。或有聞殺之囚。原情比附新例。往往不克斲遣。蓋禁奸止暴。固宜嚴肅。而尤當慎重。且今村野人民。素無教養。誤犯刑憲者多。而郡縣官吏。貪汚苟且。通知法律者少。夫既不能詳情審問。又復不肯追勘結解。致使囚徒淹延。一切死于囹圄。豈惟玩弄刑政。亦實為感傷中和。書曰。罪疑惟輕。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宜從都省詳定其法。務使允平。庶幾天下在獄之囚。幸得以生全。國家好生之德。普洽于遠邇。天爵又上奏曰。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輔乎治也。律者庶民之典。所以行乎法也。故自昔國家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代之

律。蓋禮樂教化。固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實輔治之具。後漢書以
教人。置律科以試吏。其所以輔乎治者。豈不詳且密歟。我國家自太
祖皇帝。歲定中夏。法尚寬簡。世祖皇帝。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聖相
承。日圖政治。雖法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歲月既久。條例滋多。英
宗皇帝。始命。中書定為通制。頒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祐至今。又
幾二十年矣。夫人情有萬狀。豈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時。官書材識。有
高下之異。以致諸人罪狀。議擬有輕重之殊。是以煩條碎目。與日俱
增。每罰一事。或斷一事。有司引用。不能遍舉。若不類編。頒示中外。誠
恐遠方之民。或不識而誤犯。奸貪之吏。獨習知而舞文。事至于斯。深
為未便。宜從都省。早為奏聞。精選文臣。學通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
政者。圓坐聽讀。定擬去取。續為通制。刻板頒行。中間或有與先行通
制參差抵牾。本末不應。悉當會同講畫。一要在詳書情犯。顯言法

意。通融不滯。于一備明白可行。于久遠。庶幾列聖之制。及為一。代
之憲章。民知所遵。吏有所守。刑政肅清。始化無治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

四

